



2009

最适合中学生阅读

ZUISHIHEZHONGXUESHENG YUEDU

WEIXINGXIAOSHUONIANXUAN

微型小说

汤吉夫 李朴 主编

2009

年选



2009

最适合中学生阅读
ZUI SHI HE ZHONG XUE SHENG YUE DU
WEI XING XIAO SHUO NIAN XUAN

微型小说

汤吉夫 李朴 主编

2009

年选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09 最适合中学生阅读微型小说年选 / 汤吉夫, 李朴编. —长春: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2009. 12

(2009 年最适合中学生阅读年选 / 汤吉夫等主编)

ISBN 978 - 7 - 5385 - 4287 - 5

I. ① 2… II. ①汤… ②李… III. ①小小说 —作品集 —中国 —当代
IV. ① I247.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31509 号

2009 微型小说年选

策 划	李文学 刘 刚
主 编	汤吉夫 李 朴
责任编辑	于德北 王天明 冯晓红 张晓峰 陶 然
装帧设计	李岩冰 张 洋
内文插图	董晓丽
出版发行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130021)
印 刷	长春市利源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5.2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385 - 4287 - 5
定 价	19.8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目 录 CONTENTS

母亲和苹果树

母亲和果树	曾 平/003
贼	曾 平/005
老棒棒	曾 平/007
秋日的雨丝	曾 平/010
老人孩子和羊	曾 平/012
年 味	曾 平/015
老哥和牛	曾 平/018
有水的生活	侯德云/021
应 聘	侯德云/024
樱桃园	侯德云/027
小雨中的花朵	侯德云/030
山 桃	侯德云/033
大姐和三妹	侯德云/036

海岸线

地 震	陈 毓/041
海岸线	陈 毓/045
西风残照	陈 毓/048
花朵与歌声	陈 毓/051
猎人的早餐	陈 毓/054



2009

微型小说年选 NO. 2

流 年	陈 毓/057
民 间	陈 毓/061
披着狼皮的羊	陈永林/064
怀念一条叫阿黄的狗	陈永林/067
荷花的婚事	陈永林/070
黄菊花 白菊花	陈永林/073
阿杏的桃园	陈永林/076

开放日

自由职业者	秦德龙/081
超级离婚	秦德龙/084
开放日	秦德龙/087
取 暖	秦德龙/090
空房子	秦德龙/092
大师之隐	秦德龙/096
汜城的人	秦德龙/099
火狐事件	谢志强/102
麦面馒头	谢志强/105
蘑 菇	谢志强/108
戈壁花	谢志强/111
大青羊	谢志强/114
外 婆	谢志强/117

房东克丽丝·莱希老太太

高雅一回	凌鼎年/123
轰动一时的画展	凌鼎年/126

房东克丽丝·莱希老太太	凌鼎年/128
崔书记	孙方友/130
晴 晴	孙方友/133
钱学孔	孙方友/135
范宗翰	孙方友/138
王秋芬	孙方友/141
赵平常	孙方友/143
芳 嫂	孙方友/146
赵 驴	孙方友/149

1978 年的饺子

1978 年的饺子	刘建超/155
拐子李	刘建超/158
金 嘴	劳 马/161
证 书	劳 马/164
上 学	劳 马/166
升 迁	劳 马/169
万 能	劳 马/172
有意思	劳 马/175
万 一	劳 马/177
问 路	劳 马/179
自 杀	黄荣才/182
河东河西	黄荣才/184
老乡见老乡	黄荣才/187
轨 迹	黄荣才/189
表 扬	黄荣才/192
孝 道	黄荣才/194



2009

微型小说年选

NO. 4

点绛唇

梦	于德北/199
歧途	于德北/201
善念	于德北/204
崔大刀	于德北/206
马吊	于德北/209
献身	于德北/212
点绛唇	于德北/215
秋天	袁炳发/217
烈士	袁炳发/220
岁月	袁炳发/223
读书	袁炳发/226
不染	袁炳发/229
让姨妈想疯了的那个人	袁炳发/232
毁灭	袁炳发/234

◇ 母亲和苹果树 ◇



母亲和果树

文/曾 平

城市前进3公里，我们家的地被征了。

我们家早没种地，我们在城市做工，我们把地租给更偏更远的乡下人种菜。征就征吧，钱也不低，十多万补偿款，存进银行，卡已交给母亲。安置房正在建，临时周转房，政府也安排了。

母亲一脸忧戚。

母亲忧戚的是院子里那几株果树。果树是十年前种的，到秋天的时候，已能结出红彤彤的果子，因为品种的原因，加上疏于管理——谁管理呢？花那精力，还不如去超市，超市水果味好，成色好，价钱还便宜。那些红彤彤的果实就挂在枝头，倒给我家增添了不少秋天的韵味。

果树政府赔了，价钱也不低。

母亲不要钱。母亲提了一个请求，要人家把这几株果树保留下来，这里不是建生态小区吗？把果树留下来，小区生态得很。

这是母亲一厢情愿的事情，政府的人哪能同意，说，老人家，小区树肯定要种，不过，怎会种这样的树呢？

母亲不高兴了，发起怒来，说，我这样的树怎么了？不好？

政府的人怕把事情搞复杂，陪着笑脸劝母亲说，老人家，你的树很好，但新小区种什么树已经规划了！什么地方引进，什么树种，全定好了，连定金，也交了。政府的人出了一个主意，钱一定赔，树不留，要母亲找个地方，搬过去就行，并且搬树的时候，他们的挖掘机，还可以帮忙。不过，政府的人限了时间，说，老人家，话说清楚，过了时间，只好推掉啦！



母亲在电话里向舅舅发火,母亲对舅舅可以发火。母亲说,运费我出,栽树的人我请!

第二天,母亲雇了一辆大货车,请了3个零工,浩浩荡荡地把果树往老家送。

母亲老家离公路还有两公里。到了老家,母亲又请了5个零工,大家使着劲把果树往母亲指定的地方送。

母亲搬迁果树包括运输费、车辆过关费、零工工资、伙食费共计1754元,还不包括她气喘吁吁忙上忙下,远远超过政府赔偿果树的款子。

我说,妈,何必啊!花那么多钱,值吗?

母亲不高兴,说,你这人怎这样算账呢?

我不知道母亲如何算账。

我说,给舅舅50块钱,让他买些果苗栽上不就得了?

母亲说,等那些果苗长大,妈早死了!

母亲得意地告诉我,到了秋天,她一定要回老家,看看那些搬回老家的果树。那时,树上,肯定挂满红彤彤的果实!

(原刊《福建文学》2009年1月号;责编:石华鹏)



阅读启示

土地被征用了,可是母亲的对故地的情结、对自己劳动的成果却没法征用。因为金钱买不到人与自然的情感。

贼

文/曾 平

他选择这个地方有些时候了。他认真细致地做过观察和研究。在确认万无一失后，他下手了。

没有胆怯，像回家似的。这得益于这几天调查研究的结果。干他们这行，都把功夫花在前面。这样就轻车熟路事半功倍，闭上眼睛，都能把每个环节和细节操练得熟门熟路。

这是一条大鱼，钓大鱼得有足够的投入和耐心。

没费什么手脚，门锁就开了。他的脸上划过一丝从容不迫的微笑。他并不急于进入，尽管里面有他非常需要的钞票。住这种地方的主人会少得了钞票？过于急迫就像小字辈那般毛手毛脚了。毕竟，他已有十多年的职业生涯。为此，他非常像主人的样子，回过头，望望，以期能见到一个面孔，然后再送上一个微笑。哪有什么面孔？就算遇上了，谁来看你微笑，不骂你傻逼才怪。这些年，他有太多的体会。有一次，也就是在这样的小区，他提着主人的手提电脑一路往外走，根本没人理睬他，害得只好由他主动地给那些来去匆匆的人送上微笑。结果，还是没人理他，以为碰上了一个神经病。

多少有些失望后，他进了屋。就在他转身关门的时候，仍然恋恋不舍地往回望，以期能见到一张面孔。但什么都没有。

他嗅到了丝丝异味。干他们这行的，没有一点敏感不行。但他很快释然了，镇定了。不管什么异味，只要没有危险味就行。他眼睛一扫，凝神敛气地那么一听，就知道太平无事了。此时此刻，他就是屋子的主人。

索性掏一支烟，慢慢点了，抽上。可能是想表现自己的从容不迫，可能是



想回避回避那一丝丝异味。

抽烟的时候他发现了异样，屋子该有三两个月没打扫了，住这种地方的人怎如此马虎？

这样的诧异在他的脑海中仅仅忽闪几下而已。干他们这行的，知道孰轻孰重。当务之急，是赶快找到钞票。其他事情，通通不在考虑之列。

烟还叼在嘴上，他径直去客厅的电视柜里翻找。电视柜上的电视倒不小，还是液晶显示的。但哪里有钱？他很快就笑起来，怎找错地方了，谁的钞票会藏在电视柜里？

他立即往卧室里窜。门敞开着。

他还没有来得及往床头柜去取钱，脚步就止住了。所有的汗毛都竖立起来，所有的力气都积聚起来，像一根木桩似的，凝固在那里。

床上睡着一个人。

刀子立马攥在手上。

他一步一步地向床上的人逼过去。

就在他快要刺出刀子的时候，突然惊叫起来。床上是一个死人。

是一个老人。看他白而乱的长发，看他枯草一样的胡子，该有七八十岁了吧。他突然明白异味来自何处了。

他怎死了？应该死了一些时候了。他的亲人呢？

那天，他没有带走房间里的东西，包括他喜欢的钞票。他只是用房间的座机打了110，告诉警察，一个老人死了。

警察很快出现在房间。一检查，老人已经死亡五天了。

老人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都有不错的单位，都居住在这座城市。

法医很快得出结论，死者系心脏病突发死亡，他杀可以排除。

儿子女儿向警察说着感激话，要送锦旗，多亏了110。

警察吃惊了，说，不是你们打的110？

儿子女儿继续感激着，说，警察同志，要不是你们，我们还不知道呢！

警察警觉起来。警察查110记录。上午10时7分，确有人用房间座机向

110 报警,一个老人死了。

警察再次查看现场,房间里除了老人,没有来人的蛛丝马迹。财物,也没有被盗的迹象。床头柜里,还有 5000 多元现金呢!

警察纳闷了,报警的人,是谁呢?

(原刊《青春》2009 年 1 月号;责编:裴秋秋)



阅读启示

报警人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老人过得好不好。老人有房子,有钱,有儿女,可是老人都缺少关爱,致使老人死了五天才被人发现。多关心自己的父母吧,别让老人晚年也这样凄冷。

老棒棒

文/曾 平

我一见他就有些不高兴。搬家公司怎叫这样一个人来?搬家公司的负责人看出我的不快,赶忙解释说,不碍事,他手脚稳当得很,一千个放心!

我是无法放心。他那个样子和年纪,搬家公司怎让他来当棒棒?棒棒是我们地方的叫法,书面一点,叫搬运工。老棒棒并不理我的不快,躬着腰,运足劲,留一个佝偻的背影给我,和其他棒棒一起,把那些打好包的物件,往楼下搬。我是有点照顾他的意思,把他往那些装着衣物的包裹旁边引,我实在



担心，他如果扛着我那些整麻袋整麻袋的书籍往楼下去，说不定就把他那弯曲的腰压得无法恢复原状。可惜他不领我的情，按照他们的规矩，挨次挨次地搬运着。但我很快就发现他并没有按规矩。他在我书房停住了。书已经打包，独独一个花瓶没有打。我家的花瓶不是瓷器，是长江石。瓷器的花瓶好找，经过长江水千淘万漉冲刷成花瓶形状的长江石则少之又少。况且，还足足一米多高。鲜花插入其中，六七日鲜艳如初。凝神敛气，侧耳细听，似有滚滚江水拍击礁岩。这是我家唯一值钱物件，按揭新房，家中拮据，有人曾出十万元求购，我断然拒绝。得到这个花瓶纯属偶然，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情，花了我整整 500 元。500 元在三十多年前是一笔巨款。卖者告诉我，花瓶是军阀杨森的心爱之物。杨森我知道，在民国的四川，叱咤风云、炙手可热啊！我不相信他的鬼话，那只不过为了卖个好价钱随口吹的龙门阵罢了。

老棒棒在花瓶前站着有些发呆。他居然伸出粗糙的大手抚摸起花瓶。花瓶我很珍惜，连孩子摸摸我也要严加斥责。我正要呵斥的时候，老棒棒已经使足劲，抱起花瓶往外走。

我怎能让他替我搬花瓶？他那个样子，有个三长两短毁了我的镇家之宝如何是好？我来不及呵斥，赶忙制止他。我冲他吆喝着，放下！赶快放下！

老棒棒并没有听我的吆喝，搬着花瓶往外走，一点儿也没有停下的意思。

我只得再次吆喝，增加了不少愤怒和焦急。我警告说，出了事情你要负责。话一出口，我就后悔，老棒棒那个样子，负得起多大的责呢？

老棒棒并没有放下花瓶，他像抱着襁褓中的婴儿，害怕惊醒了似的，用着十二分的小心，一步一步地往楼下走，留一个弯曲而沉重的背影给我。

老棒棒抱了花瓶到了搬家车上就再没有上楼搬运物件。他小心谨慎地守在花瓶旁边。等到搬家车到了我新房楼下，他又径直抱了花瓶往我新房去。按我的意思，老棒棒把花瓶摆放在了指定的位置。其时，搬家公司的棒棒们忙这忙那，连他们的负责人也手脚不停，很有些热火朝天的场面。独独老棒棒站在花瓶前挪不动脚步，一点也没有要去搬运东西的意思。我正在纳

闷，搬家公司的负责人找老棒棒说话了。负责人明显不高兴，他显然控制着情绪。负责人说，我们知道你的年纪，也晓得你腰上有伤，歇一阵子大家都可以理解，问题是你歇的时间已经不短了，以前你可不是这个样子，今天怎么啦？去！大家使把劲，把活干完，早一点休息。

老棒棒似乎没有听到负责人说话，他仍在花瓶面前一动不动。这让负责人有些生气，他只好把先前说的话重新说一遍，不过，语气重了很多。

老棒棒仍然没有离去的意思。他说，今天的工钱，不要就是！他呆呆地立在花瓶面前。

我觉得他和花瓶有些关系，就说，以前，你见过这个花瓶？

他使劲地点着头，老眼眶子，一下，就湿了。还没多问，话匣子就打开了。

原来这花瓶一直在老棒棒家珍藏着，“文化大革命”时遗失。花瓶是老棒棒父亲三岁时老棒棒爷爷送的生日礼物。老棒棒要我仔细看，随着他的指引，在花瓶内侧右下角，赫然发现一行刀刻文字：福继吾儿，三岁留念。父淑泽。福继是老棒棒父亲的大名。淑泽则是民国四川大名鼎鼎的军阀杨森。杨森原名淑泽，又名伯坚，字子惠。老棒棒的祖母嫁给杨森时17岁，那时，杨森常带着她，形影不离。在老棒棒家里，我见到了10多张老照片。有两张是老棒棒祖母和祖父的合影，其余是他父亲的，从婴儿一直到七岁。照片上那些人物，全都风光无限、满怀憧憬地定格在那里。只是年月越长，愈发显得黯淡。

我做梦都没想到，当年大名鼎鼎的四川军阀送给他三岁小儿的生日礼物，居然成了我家的宝贝。若干年后，他的孙子，竟然还做起了我家的棒棒。

（原刊《青春》2009年1月号；责编：裴秋秋）



阅读启示

时间是可以考验一切的，短短几年就已是物是人非，能留住的只有实实在在的长江石花瓶了。



秋日的雨丝

文/曾 平

这个秋天,老天爷像有了什么心事,淅淅沥沥的雨丝,老是挂在城市。风,更是多了撒泼的模样,吹来不少凉意。

这样的日子自然不愿外出。搬条椅子往阳台上一躺,捧一本书闲看。风,不必管,有玻璃收拾它,也闹腾不出什么。

独独得出去。十岁的儿子要我陪着上公园。

这个时候谁去公园呢?树们早脱了夏装,草们使着劲躲在泥土里,连那些活蹦乱跳的雀鸟,影子也不留,不知去了哪里?

我是答应了儿子去公园。我以为这几天老天爷总会洒出一点秋日的阳光,哪晓得到了星期天下午,也还丝毫没有云开日出的意思。

儿子不愿再等,他向我施压,说,爸爸,说话算不算话?如果你的儿子言而无信你会怎样?

我只得乖乖地随他去公园。公园冷冷清清,这样的日子,谁会去公园呢?

雨,时下时停。比绣花针还细,倒省得打伞。

只要能离开作业和课本,只要有玩的地方,儿子倒不管什么雨丝和风。

公园里,那些等候顾客的游乐场所营业人员,满脸堆笑,卖力地招呼儿子坐这样,玩那样。可能是顾客实在稀少的缘故。

儿子不管玩具们的湿漉漉,只要能玩,来者不拒。让他一路玩下去,我要浪费多少大好时光啊!幸喜早有准备,带了一本书在身边。我便找一张凳子坐下看起来。

翻到十来页时,儿子居然有了一个伙伴。